

樸學齋叢書

王清穆



二

筆耕錄

錢崇威謹題



筆耕錄卷一

涇縣胡鼎愛亭輯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眞德秀曰二十篇中莫非仁也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而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

其爲仁之本與

顧亭林日知錄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愚按古仁人字多通用如井有仁焉朱註作人字讀則此處爲仁之本及觀過斯知仁矣仁字均應作人字讀解較直捷

朱以九些子會心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愚按集註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之德言則仁爲孝弟之本以愛之理言則孝弟爲仁之本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趙竹坡論語註參曰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幷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尙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龔畏齋四書客難曰客曰千乘之國果如朱子魯頌閟宮篇詩傳三百十六

里有奇

所得奇每面只六寸餘

之說乎曰三百十六里有奇之說出於管子及漢刑法

志釋司馬法十同爲封之言周禮左傳孟子諸書並無此制竊謂其數合要非周初千乘之實數也曰以周禮差之千乘應屬何等之國曰嘗以周禮左傳孟子參之千乘在周禮爲方五百里之國於左傳爲一同於孟子爲大國百里周禮以四境言故云五百左傳孟子以四郊言故云一同云百里五百里內除郊內三鄉郊外三遂以疆地之附庸親子弟三卿采邑縣地之疎子弟五大夫采邑稍地之更疎子弟上中下士之采邑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外凡郊甸稍縣都所餘之地皆爲公邑公邑制井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千甸千乘則千乘之所出也曰卿大夫士三等采地其里數可得聞與曰據孟獻子及孟子之言凡大國卿皆百乘左傳亦云卿備百邑此卿之采地可知者也大夫士采邑不見傳記大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乘之地千乘之外尚有千五百乘三鄉三遂及附庸親疎子弟卿大夫

士之采邑取之千五百乘中固有餘耳曰何以知千乘不并三鄉三遂而通計之而必從五百里之說也曰此必不可以通者也蓋周之兵制出於鄉遂者爲軍出於邱甸者爲乘軍制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兵爲公室精兵君出則從不出則守衛城郭乘則五家一人故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共出士卒一百人

若以一夫受二夫之地計之合八家出三人

其兵爲隨時調

遣之兵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何可并軍於乘而統言之曰千乘也曰今據三百十六里合三鄉三遂計之其參差之數若何曰三鄉三萬七千五百夫三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爲七萬五千夫餘夫以半計之四夫受一夫之地又爲四千六百八十七夫二共十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七夫加山川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計地已及二同僅少五甸有奇耳此外盡公邑邱甸之乘不過八百零五乘而附庸及三等采地俱無所出若更以附庸采地除之尙不及五百乘安在其爲公車千乘也若并以鄉遂之軍爲乘計之則三

鄉三遂各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得七百五十乘加以邱甸之八百零五乘共一千五百五十五乘又於千乘之數不符然兵制萬無軍乘合一之理亦更無統采地公邑合一之理故三百十六里之說不可信而五百里之說不可易也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以九些子會心曰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傲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節用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卽是所以愛人也

何義門讀書記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卽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賢賢易色

胡澤順四書一得錄引劉氏云賢賢者同德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引宋氏云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關雎詩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可爲此句切證

君子不重章

何義門讀書記曰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敢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朱子答章蜚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朱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

愚按暴戾之性皆由驕傲成之進修之功皆由因循誤之能敬則常存抑畏之神而心自不敢肆常有振作之志而業自不敢荒學者須將此心時時提

起推之待人接物安百姓悉無不由之矣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愚按依此說則此章分作五項亦無不可

胡承福曰無友不如己者友者我友之也若彼來就正則是不如己者友我而非我友不如己者矣容而與之又何害乎

父在觀其志章

李詔戒庵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聖人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聞之當亦心肯

黃氏日抄曰三年概言其久與三月不違仁語脈相近非獨指居喪而言也

龔畏齋客難曰所謂道者治家之條例諸無關於典禮之大者皆道也諸家多以事與行解之無怪其有紛紛之論也

魏環溪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卽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非其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改前愆之孝子乎

食無求飽章

義門讀書記曰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爲政以德章

義門讀書記曰德字要在誠敬上說註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二字貼居其所說

龔畏齋客難曰無星之處皆爲辰今所見蒼蒼之色皆辰也皆宗動天也以十二次分之如正月元枴二月娵訾三月降婁之類故又曰日月之會謂之辰

邢疏曰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趙竹坡曰按說北辰祇如邢說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於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於動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與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闌入於此書耶

朱以九曰爲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渺徒令人想像夫天而已

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不踰矩

朱以九曰聖人何矩心卽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還吾心之天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孟懿子問孝章

龔畏齋曰客曰不背於理凡人凡事所宜然何得獨以答懿子之問孝曰考孟僖子於昭公七年從公如楚過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歸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二十四年懿子與敬叔年十三僖子將卒召其大夫屬二子學禮於孔子以定其位懿子嗣爲大夫喪中未命昭公出奔連年在外亦未及命定公元年懿子城成周還年二十二歲定公始命爲卿僖其弟敬叔遵父遺命師事孔子問孝應在此年孔子稱僖子能補過可則效則於伊子問孝勉以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所必然也况末節

三禮字正與僖子所言禮相應乎曰中節註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何如曰親沒安得有令若謂從母之命則尤不可訓也

至於犬馬

何義門曰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朱以九曰末句只云不敬何以別於今之孝乎更圓

胡梅坪曰記曰小人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觀此以犬馬喻人子無疑

色難章

何義門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吾與同言章

朱以九曰私字卽從不違處看出無聲無臭默而識之便是私退省是追想與言相對之時覺他原足發不是退後又足發夫子只是想像其默識光景而形容之耳

何義門曰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

攻乎異端二句

閻百詩曰孫氏示兒編云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孝慈則忠

義門讀書記曰此孝字兼慎終追遠而言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學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

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諸二字閻百詩謂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節語意相合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

夫子告之不言唐虞夏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汙而卽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西規模之大者卽與天地相終始可也

八佾

毛西河曰隱公問羽數於衆仲羽數卽佾數也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執舞之羽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

曰翟衛詩執籥秉翟是也一是驚羽導舞者所執之羽武舞皆用之其名曰翻翻者導也爾雅作纛謂指揮舞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王風左執翻陳風值其鷺翻是也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所謂佾也

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舞佾歌雍是一時事而三桓皆桓出故並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先稱季氏

奚取於三家之堂

何圯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

朱以九曰近都作儉戚近於本不知夫子既嘉其問如何不以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孰知有本必有末本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放曰禮之本與夫子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戚卽本看蓋儉是一個質素戚是一點真心如何下得個近字